

天府廣記

下
冊



出版說明

「天府廣記」四十四卷，明末清初人孫承澤（一五九二——一六七六）著。這部書和作者的另一著作「春明夢餘錄」七十卷，同以明朝的京城——北京爲主題，全面地輯錄了大量的文獻資料。

在北京地方文獻中，明代以前的著作，保存得已經不多了。「天府廣記」在「四庫」僅於存目中著錄。據我們所知，本書並無刻本，只有鈔本，就是鈔本，也是希罕難得的。一般人只知道有「春明夢餘錄」，不知道有「天府廣記」，就因爲「春明夢餘錄」曾經印過兩次（清康熙、乾隆間內府刊本和同治、光緒間南海孔氏刊本「古香齋袖珍十種」之一），可是現在找起來已經不很容易，要看到沒有刊刻過的「天府廣記」，當然更加困難了。然而，如果要研究北京城市歷史、地理沿革、人物掌故和明朝中央政府各官署的職掌制度，不管是「春明夢餘錄」也好，「天府廣記」也好，都是重要的參考資料。「春明夢餘錄」尚有刊本，「天府廣記」再不排除，就很容易失傳。兩書雖然大體相同，但是輯錄的資料，仍有詳略的區別：從卷數和門類看來，似乎「天府廣記」的內容不及「春明夢餘錄」豐富，實際「天府廣記」有若干門類和不少資料是「春明夢餘錄」所沒有的。例如關於北京的文物古蹟、地方統治機構以及五城兵馬司、京衛所在和外衛建置，記載特詳；又如關於鴻臚寺和上林苑的資料，「春明夢餘錄」的篇幅也不如「天府廣記」多。

「春明夢餘錄」和「天府廣記」的編纂，「天府廣記」成書在後。這從「天府廣記」本身就可以找到不少證明。除了「天府廣記」卷首寫明「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之外，在卷三十「人物三」的「成德傳」中也有「八十之老，行見兩公九原」的說法，等等。至於孫承澤爲什麼在「春明夢餘錄」之後又完成這同樣性質的一部書呢？據我們不成熟的看法，兩書內容雖然大致相同，但門類與細節並不完全一樣。「天府廣記」帶有地方志性質，而「春明夢餘錄」就偏重於典章制度。所以「四庫」把「天府廣記」列入史部地理類，而把「春明夢餘錄」列入子部雜家類，不是沒有理由的。其次，可能與康熙朝的政治形勢有關，「天府廣記」將崇禎朝的事蹟、奏疏和比較礙眼的文字都刪去了。這樣一來，「天府廣記」比「春明夢餘錄」就更具有地方色彩，也更加簡練了。

我們排印的這部「天府廣記」鈔本，曾經做過一些研校工作。原來北京圖書館藏有「天府廣記」三十二卷鈔本共二十冊，我們將它鈔錄下來。但是根據著錄，這部書有四十四卷，從第三十三卷以下，尚有「人物」一卷，名勝、川渠、名蹟、寺廟、石刻、陵園各一卷，賦一卷，詩三卷（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二三「藝文志一」紀錄順天事之書）。缺少的十二卷，約佔全書篇幅之半，恰好是與北京的史蹟最密切的部分。經過進一步調查，後來果然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一部四十三卷的鈔本，因從第三十三卷起補鈔了十一卷，雖然已有四十三卷，但還不能算是全部。其後又發現北京圖書館還有一部殘缺鈔本，却有第四十四卷，因而鈔錄補齊，雖然仍有缺頁，但所缺少的僅是最後一卷的幾首詩。同時我們又發現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本書的四十三卷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本書的殘缺鈔

本。我們參照各種鈔本和「春明夢餘錄」刊本，調整了編排的次序和門類的名目，統一了原來參差不齊的正文和附錄的格式，校訂了一些脫漏的誤字，增加了標點。當然我們做的工作還有許多不夠的地方，但是比起現存的各種鈔本來，這部「天府廣記」該是比較完備的本子了。而且，從研究北京歷史的角度來說，它也有重加排印的價值。

首先，在十七世紀末葉，清康熙時朱彝尊編輯「日下舊聞」（一六八八年刊印）以前，所有「紀錄順天事之書」，還沒有比「天府廣記」和「春明夢餘錄」更詳備的，現存明萬曆本「順天府志」（一五九三年刊印）僅有六卷，很是簡略。明孫國牧著「燕都游覽志」，有四十卷，但早已失傳。郭造卿著「燕史」，雖有一百二十卷，但也不常見。這部書的編成在「日下舊聞」刊印之前（卷首稱「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當在一六七一年，即清康熙十年）。「日下舊聞」的編者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比孫承澤小三十七歲，他在北京海波寺街古藤書屋編纂「日下舊聞」的時候，已在孫承澤死後八年（一六八四年，即康熙二十三年）。朱彝尊很推崇孫承澤，從搜集北京地方文獻資料的豐富來說，「天府廣記」、「春明夢餘錄」和「日下舊聞」是先後媲美作品。

孫承澤祖籍山東益都，十五世紀初，明成祖命戶部遷徙山東青州等府民隸上林苑，他也是世隸上林苑籍，所以實際是北京人。字耳伯，號北海，又號退谷。崇禎進士，官刑科都給事中。在清朝又任吏科都給事中，官至吏部左侍郎。據他自己說，此後便以「老病告休二十餘年」（見本書卷三十「成德傳」）。他家住在前門外章家橋西，有研山堂（即孫公園，後為安徽會館）。他還說「余家有別業

在天壇北，卽金人魚藻池北，小亭數楹，題曰聞者卽是主人。（見本書卷三十七「名蹟」）當係承澤六十三歲那一年（一六五四年，清順治十一年）又築室西山卧佛寺旁「水源頭」（今櫻桃溝），「有菴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見本書卷三十五「附退谷」）。孫承澤的「春明夢餘錄」和「天府廣記」，就是在他老病告休的歲月裏完成的。這兩部書不僅是明朝人記明朝事，而且是北京人編北京志，所以史料價值是比較高的。

明代的北京是封建政府的政治中心，所以衙門特別多，關於官署的記載，本書佔了二十二卷。作者說：「志中載官署其地，因附載其職事。」例如記「內閣」，不僅備載職事，還輯入了「列輔起家考」。又如記「六科」，不僅記六科的由來，還附載六科事宜，以及「上諭」、「奏疏」。由於孫承澤曾在六科供職，「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見本書卷十一「六科」），所以本書鈔錄了不少的檔案資料，也就爲了本書幾乎用二分之一的篇幅來記載明朝中央機構和典章制度，使本書的性質變成了政書那樣，不像是地方的志乘了。但如作爲資料來用，和「明會典」等書可以互相參考，對於研究明史的人也有一定的用處。

還有若干資料，例如卷三十六「水利」記載京畿附近栽種水稻的歷史。根據本書資料，說明北方很早就有人提倡開稻田，種桑樹。元末丞相脫脫認爲「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明代徐貞明議開京東水田，著「潞水客談」，提倡栽種水稻。這一事業雖然對國家和人民有利，但和侵佔北京附近田地的宦官、外戚的利益相衝突，他們便以

「侵御苑傷龍脈」爲理由，竭力反對，結果徐貞明的計劃失敗了。可是引起了汪應蛟、左光斗、徐光啓等的不斷努力，並且在十八世紀初年，試驗的成績還不錯。這些資料不僅可以作爲今天在北方推廣種植水稻的參考，還可以說明在北方栽種水稻固然是一件有利於人民的事業，但是在封建制度之下，是得不到統治階級的重視的。

本書有一些顯著的缺點，我們得有一個交代。關於體例上的問題，因爲我們只把它作爲資料書看待，未予深究。由於本書僅有鈔本，格式既不統一，脫鈔和錯誤的地方很多。如果把它和「春明夢餘錄」刊本互校，就會發現不少問題。有些地方是兩書同一內容而敘事互異，例如「天府廣記」卷九「帝王廟」條王希烈「議與春明夢餘錄」即相矛盾。有些地方是兩書根據同一錯誤來源，所以同時錯誤，例如卷二十二「寶源局」條「銅錢一千萬銅六斤」，「六」誤作「一」，「春明夢餘錄」同。一斤當作六斤，有「唐書」可證。有些地方是「天府廣記」誤而「春明夢餘錄」不誤，例如卷九「文廟」條成化十二年禮部尚書「鄭幹」誤作「周幹」。也有些地方是「春明夢餘錄」誤而「天府廣記」不誤的，例如本書卷四「城池」條「七里濠」，「春明夢餘錄」誤作「七里門」。以上不過舉出一些例子，我們雖然盡力校正，錯誤仍所難免。據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陳澤霖的跋語，他參考了各書，校訂了近二千誤字，其實還是不可靠，例如卷二十二「南河」條「塞黃浦口」，「浦」字校改爲「河」，即係誤改。另外，卷四十二「詩」中還有幾首重見的詩，如鮮于樞的「駕敗柳林隨侍」詩與陳益稷詩同，「京師上元夜」詩與秦不花詩同，盧亘的「朝回次韻」和「禁城秋夕」兩首又見於李材名下，因爲一時找不到他們的集子來判

天府廣記序

正史之外有別史，別史之外有野史。正史書大事，別史記隱微；至於野史，適一家之私言，往往以愛憎爲是非，以抑揚寓褒貶，是以名實未洽，毀譽失中，焉君子之所不錄。若夫志乘，雖不倫於別史，然以補其未逮，匡其謬誤，取信徵實，殆與正史互相表裏者也。於戲！有明一代二百七十餘年，自洪武開國江南，永樂建都北平，其間禮樂政治，載諸簡冊，而地之疆宇界址、山川勝蹟與夫人物風土以及詞賦歌詠，雜見於羣書，蓋未嘗有專志耳。北海孫退谷先生博學鴻覽，多識軼事。初著春明夢餘錄，歷載先代典制景物，刊行傳世，幾使洛陽紙貴。復有天府廣記，搜採遺蹟，文獻彰著，洵爲藝林之大乘，考核家藉此以爲據信也。惜乎未及雕梓，而嗜古討論之士乃假以傳鈔，藏諸笥篋，不啻珍璧。余修朝日下舊聞，檢閱經史子集，凡有系於京華之典故遺文，靡不極力索次；於是引用成書千有餘種，然亦有闕佚未盡者焉。且夫京師居北辰之所，惟人文之藪，觀其山川，覽其形勢，四境九衢，甲於省郡。況士大夫退食之暇，登臨憑眺，考古證今，是以代有記載，時有述作，皆不若退谷之天府廣記致之盡而羅之廣也。昔者禹貢職方著於經，漢代地理志於史，他如三輔黃圖、太平寰宇、括地志以及元豐九域、元和郡縣諸書，時稍近古，然以彼時按之猶有不符。故鄴道元注水經最稱博洽，而其中亦有自相牴牾之處。何則？自三代以降，郡國更易，城郭遷徙，加之

地名沿革古今不同，而兩晉六朝並有僭置遙領者，若畫地而求之，鮮不失於淆訛者矣。是書分門別類四十餘卷，上自分野，下至建置、形勝、治署、風習、人物、名蹟、題咏之屬，莫不詳且備矣。其體格義例雖遜於正史，而紀誌事實深有愈於野史。太史公曰：夫燕亦渤海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楚，北達朔方，西界雲中，東綰朝鮮，誠天府之國也。夫在春秋戰國之際，地隸諸侯，猶尚云然，而況皇都大一統之專，畿輔爲首善之區者乎？是爲序。

康熙甲申仲秋翰林院檢討秀水朱彝尊譔

天府廣記序

正史之外有別史，別史之外有野史。正史書大事，別史記隱微；至於野史，適一家之私言，往往以愛憎爲是非，以抑揚寓褒貶，是以名實未洽，毀譽失中，焉君子之所不錄。若夫志乘，雖不倫於別史，然以補其未逮，匡其謬誤，取信徵實，殆與正史互相表裏者也。於戲！有明一代二百七十餘年，自洪武開國江南，永樂建都北平，其間禮樂政治，載諸簡冊，而地之疆宇界址、山川勝蹟與夫人物風土以及詞賦歌詠，雖見於羣書，蓋未嘗有專志耳。北海孫退谷先生博學鴻覽，多識軼事。初著春明夢餘錄，歷載先代典制景物，刊行傳世，幾使洛陽紙貴。復有天府廣記，搜採遺蹟，文獻彰著，洵爲藝林之大乘，考核家藉此以爲據信也。惜乎未及雕梓，而嗜古討論之士乃假以傳鈔，藏諸簡篋，不啻珍璧。余修朝日下舊聞，檢閱經史子集，凡有系於京華之典故遺文，靡不極力索次；於是引用成書千有餘種，然亦有闕佚未盡者焉。且夫京師居北辰之所，惟人文之藪，觀其山川，覽其形勢，四境九衢，甲於省郡。況士大夫退食之暇，登臨憑眺，考古證今，是以代有記載，時有述作，皆不若退谷之天府廣記致之盡而羅之廣也。昔者禹貢職方著於經，漢代地理志於史，他如三輔黃圖、太平寰宇、括地志以及元豐九域、元和郡縣諸書，時稍近古，然以彼時按之猶有不符。故鄴道元注水經最稱博洽，而其中亦有自相抵牾之處。何則？自三代以降，郡國更易，城郭遷徙，加之

天府廣記目錄

卷之一.....一

建置 形勝 險隘 分野 風習

卷之二.....二

府縣治 城坊

卷之三.....三

學宮 武學 書院 國學

卷之四.....四

城池

卷之五.....五

宮殿 後市 鼓院

卷之六.....六

郊壇 祈穀壇 齋宮 神樂觀 犧牲所

卷之七.....七

山川壇 神祇壇 地祇壇 太歲壇

卷之八 七六

先農壇 旗纛廟 地壇 朝日壇 夕月壇 先蠶壇 高禘臺

卷之九 八九

帝王廟 文廟 廟祀

卷之十 一〇六

內閣 六科 尚寶司 中書科 光祿寺

卷之十一 一三三

宗人府

卷之十二 一四一

吏部

卷之十三 一四九

戶部

卷之十四 一六九

倉場

卷之十五 一八〇

禮部上

卷之十六

二〇三

禮部下

卷之十七

二〇四

貢院

卷之十八

二〇五

兵部

卷之十九

二〇九

戎政府

卷之二十

二六〇

刑部

卷之二十一

二七四

工部

卷之二十二

二九三

寶源局

卷之二十三

三〇三

都察院

卷之二十四

大理寺 通政司

卷之二十五

詹事府

卷之二十六

翰林院

卷之二十七

太常寺 四譯館

卷之二十八

太僕寺

卷之二十九

欽天監 觀象臺

卷之三十

鴻臚寺

卷之三十一

三九一

三八七

三七五

三六五

三五九

三三九

三三三

三二二

太醫院 行人司 上林苑 衍聖公府

卷之三十二

五軍都督府 錦衣衛 京衛 外衛

卷之三十三

人物一

卷之三十四

人物二

卷之三十五

巖麓

卷之三十六

川渠 漕渠 水利

卷之三十七

名蹟

卷之三十八

寺廟

卷之三十九

五九一

五七八

五四九

五一九

四八八

四五五

四二一

四〇四

石刻

卷之四十

六〇四

陵園

卷之四十一

六一九

賦

卷之四十二

六三三

詩一

卷之四十三

六八一

詩二

卷之四十四

七二三

詩三

天府廣記卷之一

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

建置

昔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戮其元兇，四海攸同。然後合符釜山，而爲天子，建都涿鹿之阿，以兵爲營衛。卽今京師地。蓋燕地在漢以前通名爲涿，至漢高帝六年，始分燕置涿郡。釜山在今涿州西，與易州界，狀如覆釜，故名。史記索隱謂在東海大明之墟，神其說也。今保安州西南九里有涿鹿山，黃帝破蚩尤於此。州東南四十里有軒轅城。史記：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卽幽都涿鹿，其地最高，故曰陵也。堯建都於冀。燕，冀地也。古者中國之地，分爲九州，大河以北爲冀。堯都平陽，此其甸服也。及舜卽位，以冀地太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東北暨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遼東等處爲營州，皆冀也。夏、商復省幽入冀，周復置幽州。漢末，曹操領冀州牧，又統名爲冀。昌平有漢人張純碑，稱冀州從事，循古稱也。

按司馬遷曰：余北過涿鹿，長老皆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張守節曰：媯州涿鹿城在山側，黃帝堯舜之所都也。皇甫謐曰：舜所都或曰潘，今上谷也。漢晉人去古未遠，其言黃帝堯舜，皆都冀也。

周封召公奭於燕，封堯之後於薊。史記注云：薊，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水經注：薊城西北